

黄春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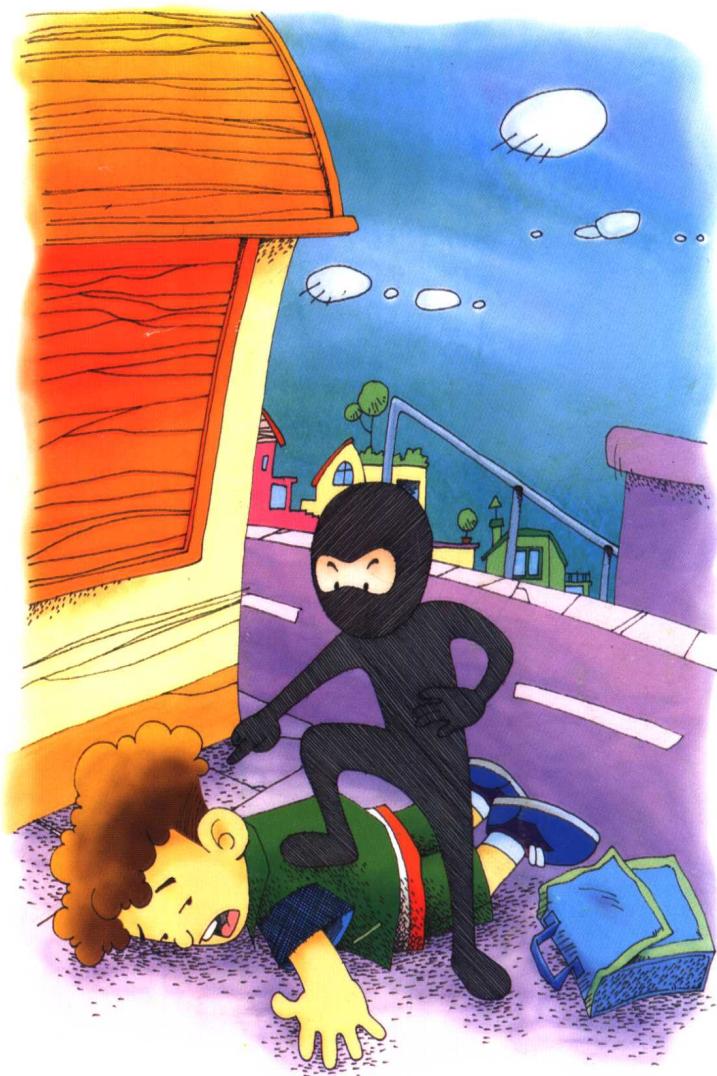


闻鸡起舞，你一定听说过吧？那说的就是我。我是属鸡的，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哟！

你千万别像侦探似的问我以前是干什么的，我只告诉你一句——我现在专门为儿童写作。

说起来，我写儿童文学也有年头了，七七八八地发表了不少，不知你读过没有，比如《玫瑰使者》《杨梅》《一滴泪珠掰两瓣》《我是坏生我怕谁》，当然还有最受小学生朋友喜爱的“开皮豆系列”……如果这些你都没看过，没关系，就看这一本吧，作为我们的见面礼！







目 录



- 1 背后的掌印 / 001
- 2 鼻孔里的冰淇淋 / 008
- 3 下水道里的怪物 / 014
- 4 爸爸的笔记本 / 022
- 5 笔记本不翼而飞 / 029
- 6 真实的怪物 / 034
- 7 神奇的力量 / 043
- 8 抢走图纸的蒙面人 / 050
- 9 夜闯“多来米” / 056
- 10 谁是黑衣人 / 064
- 11 走不出的红线 / 070

12 神奇的黑衣人 / 077

13 漆黑的山洞 / 084

14 冰冻的爸爸 / 091

15 奇怪的爸爸 / 097

16 交换头脑 / 106

17 逃出山洞 / 114

18 毒气攻击 / 122

19 巨蛇出洞 / 130

20 救出爸爸 / 139

21 寻找伊尔拉 / 148

22 夜闯研究所 / 153

23 找到蛇的家 / 163

24 营救伊尔拉 / 172

25 依依惜别 / 182



我的朋友是艾虫



1 背后的掌印



中午，学校的食堂太拥挤了，从来没人排队，哪怕就剩下最后两个人，也要挤个你先我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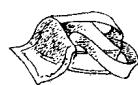
艾虫它因为个子太矮小，又戴着一副超近视眼镜，从来不敢往人堆里挤，每次都是等到最后一个才打饭。就连女生都取笑他，说他是怕死队队长。

这天，终于等到打饭窗口的最后一个人走了，艾虫它才伸过头去要自己的那一份。他端着托盘边走边东张西望，看哪里有空位。到处都坐满了人，黑压压的脑袋都低垂着，钢勺和盘子相撞，发出杂乱刺耳的声音。



“嘿——这边来，队长，我这里有位置。”是雷隆隆在喊。他是班里个头最大的，身体很强壮，是个挤饭的好手，这会儿他已经吃空了盘中的饭菜，正用勺子敲盘子取乐呢。

大家听到有人喊这个小矮个“队长”，都笑了。艾虫它知道雷隆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什么好心，可又怕得罪他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勉强走了过去。





“坐这儿，宝贝！”雷隆隆拍了拍自己的大腿，嬉皮笑脸地说，“人肉沙发，绝对舒服。”

咯咯咯咯……旁边爆发出比敲盘子还刺耳的笑声。坐在雷隆隆旁边的连杜更是笑得乱敲盘子。

这条狗！艾虫它在心里暗骂一句，表面很平静地说：“谢谢，我看不用了。”说完，转身就准备走。

“开个玩笑。”雷隆隆连忙站起来，上前在艾虫它背上拍了一把，“这座位归你了，记住，你欠我一个人情哟！”然后，他就吹着口哨，大摇大摆地朝餐厅外走去。

连杜饭还剩一半，也顾不上吃了，屁颠屁颠地跟着雷隆隆出去了。

笑声渐渐平息之后，艾虫它发现面前的座位果然空了出来，才坐下来吃那份早已经冰凉的饭菜。他边吃边在心里纳闷：雷隆隆今天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放弃了？

直到走进教室，艾虫它才弄清今天是怎么回事。他后排的女生晴絮突然尖叫起来：“好恶心呀！太可怕了！”

他转过身来，见晴絮一手捂住鼻子，一手指着他的背。

他连忙脱下外套，才发现上面有一个黑糊糊的手掌印。凭他的胆量，是不敢找雷隆隆理论的，但现在把外套再穿上身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他愣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时，班主任何亚老师走了进来，见此情形，就问



我的朋友是艾虫



是怎么回事。

艾虫它怯生生地说：“是，是雷隆隆……”

“雷隆隆，站起来！”何老师气愤地指着艾虫它衣服上的脏物，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雷隆隆站起来，比小巧玲珑的何老师要高出一个头。他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，装作刚睡醒的样子：“我除了做梦，什么也没做。他说是我干的，拿出证据来呀！”

何老师愣了一下，就转头望着艾虫它，等着他拿证据。

艾虫它把快滑下鼻梁的眼镜往上推了推，想了想，突然指着连杜，说：“他看见了，中午在食堂，他就在旁边。”

连杜连忙摆手，仿佛生怕什么东西粘到他手上：“我什么也没看见，没看见……”

雷隆隆偷偷踢了连杜一脚，连杜一愣，马上反应过来，又改口说：“我一直和他在一起，我看不见他两只手都很干净，不信，你们看呀！那个脏手印绝对不是他干的，我敢肯定不是人干的……”

雷隆隆狠狠踢了他一脚，他就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

老师也拿雷隆隆没办法，就把艾虫它叫到自己宿舍，翻箱倒柜找了一件旧外套，勉强能称作男装。艾虫





它穿在身上，看起来怪怪的。

老师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你天生不是他的对手，不要招惹他，好吗？”

艾虫它心里觉得委屈，又无从辩解，就只有点头。

放学之后，艾虫它抱着那件脏衣服正往家里走，突然看见雷隆隆正在前面的一棵大树下站着。他知道情况不妙，想改道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就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。

他刚忐忑不安地走到树下，就听雷隆隆低沉而凶狠地喊道：“站住！见面也不打个招呼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！”

他刚想跑，却被一只铁钳似的手抓住，一转眼，就被结结实实地顶在树干上。

“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人救得了你！你爸在我爸手下，我爸小指头一动，你爸就得倒立。你懂吗？你和你爸一样，是个天生的孬种，窝囊废！你今天表现得很勇敢，但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听着，窝囊废，现在就换上这件外套，否则，你休想回家！”雷隆隆说话的时候，一直用手死死地卡住艾虫它的脖子，直到说完才放手。

艾虫它差点昏死过去，他剧烈地咳嗽着，眼泪都咳了出来，半天才喘过气。

“别装蒜！”雷隆隆一把掠下艾虫它的眼镜，“我马上让它变成碎片，你信不信？”

艾虫它不敢怠慢，连忙脱下老师给他的那件衣服，

我的朋友是

换上自己的外套。整个过程一声不敢吭。换完衣服，他以为雷隆隆满意了，准备伸手过去接回眼镜。

雷隆隆把眼镜在艾虫它头上晃了一圈，就像要弄一只海狮，然后伸手把它挂在一个高高的树枝上，这才心满意足地吹着口哨离开，临走还丢下一句话：“别给我耍滑头！”

雷隆隆走远了。艾虫它开始够眼镜，跳了几次都够不着，他不得不将老师的衣服揉成一团往上扔，扔了三次，眼镜才啪地掉到地上。他连忙捡起来一看，右边的镜片已经摔成两半，戴上去，世界在他的眼中就有了一道深深的裂痕。

一路上都有人对艾虫它的后背指指点点，他心里窘极了，但他不敢脱掉外套，泪水渐渐模糊了他的双眼。

一直到进了家门，他才以最快的速度脱下外套，将它扔进洗衣机里，狠狠地倒进了半袋子洗衣粉，按下清洗键。

轰隆的洗衣声惊动了书房里的爸爸，他在里面喊了一声：“洗什么呢？”

艾虫它没作声，他知道爸爸又在专心致志地搞什么研究。果然爸爸问了一句之后，就没再作声。

艾虫它知道爸爸搞的不是什么正经研究，说了让谁都觉得好笑，是关于蛇的。爸爸总是在查资料做笔记，





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都被他跑遍了。他口口声声都不离蛇，儿子一出生，就取名艾蛇。妈妈死活不同意，最后折中，就把“蛇”字拆开，叫“虫它”。妈妈不能忍受爸爸对蛇的研究，在虫它很小的时候，就离家出走了。

事实上，爸爸的研究在公司也是不受欢迎的。他的上司雷经理，也就是雷隆隆的爸爸，曾经为让爸爸放弃对蛇的纠缠，差点炒爸爸的鱿鱼。后来爸爸保证他的研究不会耽误正常工作，才勉强留了下来。

艾虫它不太懂这些，但他知道爸爸起码应该先从没完没了的笔记本中抽出时间，先解决一下肚子问题。他倚着门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正在专注工作的爸爸。说实话，他还是挺喜欢爸爸这种样子的，眉头紧锁，时而思考，时而在笔记本上不停地写着什么。

爸爸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人，就转过头问：“有事吗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艾虫它指了指自己的肚子，“它有事。”

爸爸一拍脑袋，笑了：“爸爸早就想好了，今天带你去吃麦当劳。”

艾虫它高兴地跳了起来，不过他跳过之后，还是习惯性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今天爸爸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，耶——！”爸爸紧握拳头，在空中挥动了一下，就像足球场上刚进球的球员一样兴奋。



我的朋友是蛇

爸爸总是这样，一提到蛇就兴奋。艾虫它早就习惯了，而且总是不以为然，他搞不明白一条蛇到底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。但有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，是蛇赶走了妈妈。他从心底深处是恨蛇的，但这并不影响麦当劳对味觉的吸引力。



007





2 鼻孔里的冰淇淋

今天不是周末，麦当劳里也热闹得让人找不到座。

父子俩好不容易在角落里找到一张双人桌，放下托盘，艾虫它就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。

吃了一会儿，爸爸用纸擦了一下嘴巴，突然说：“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这座城市吗？很多与蛇有关的秘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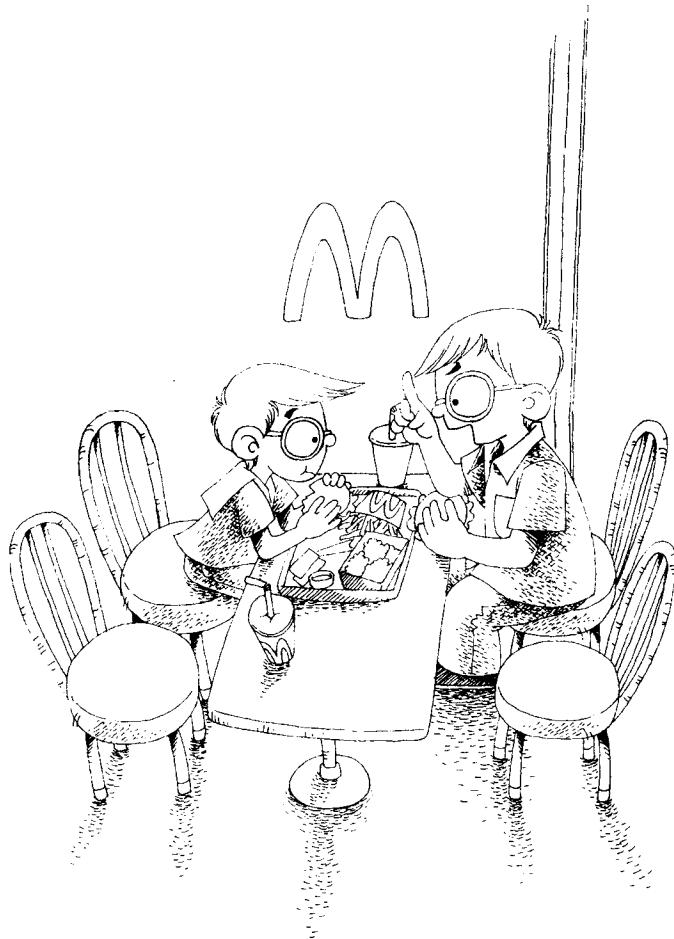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就当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从头说起吧。”艾虫它一边喝着饮料，一边盯着爸爸。

“我简单点，你听着。”爸爸兴奋得两眼放光，“穿过我们这座城市的河流，人们都叫它沙鹅河，其实就是蛇河。这是从上古传下来的，那时的人们都很敬畏蛇，不直接说蛇，就说成了沙鹅。”

“就算是这样，又怎么样？”

“这条河为什么称为蛇河呢？理由其实很简单，这里面有巨蛇出没，而且每年一次。我详细查过资料，这条河每年涨水不是在夏季，而是在春季。春季的雨水不







到夏季的三分之一，水位却是最高的，这只有一种解释——巨蛇来到了河底。这种蛇到底有多大，谁也无法想象。”

“也许像汽车那么大，也许像楼房那么大。哈哈，你都可以去写科幻小说了。”儿子不太相信，但兴致勃勃。

“别打断我！”爸爸的表情有几分严肃，“我们这座城市尽管很大，但南北跨度并不大，主要是顺着河流的东西方向很长，就像一根绸带，或者说像一条蛇。这是前人长期与洪水抗争的必然结果——只有将河流两岸加固，才能堵住河水泛滥。而据历史资料记载，这条河的源头青水湖从来就没有涨满过水。也就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每年一次的洪水来历不明。”

“是蛇，我敢肯定是蛇！”

爸爸神秘地笑了一下，伸手摸了一下儿子的头，这是夸他聪明：“在和平广场的角落里，有一个铜像，记得吧？他现在已经残破不堪，被人们当垃圾扔在一边。但我从史料里查出了他的真实身份，他的名字叫细城……”

“哇，就是这座城市的名字耶！”艾虫它已经有点着迷了。

“对，这一点不奇怪，他是征服洪水的英雄，用他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，完全在情理之中。奇怪的是，他并非水利专家，在长达几千年的史料记载中，没有一个





我的朋友是**蛇**



人能成功征服洪水，唯独他实现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从他出生的年份里找到了答案——他是属蛇的。”

儿子突然笑了起来：“你也属蛇，怎么没有人为你塑铜像？”

“别忘了，你也属蛇。”爸爸的表情仍然严肃，“这种巨蛇一定是存活了上千年，千年巨蛇肯定是有灵性的，就像人一样，甚至比人更能预见一些事物。”

艾虫它突然伸手去摸爸爸的额头，却被爸爸粗鲁地打开了。

爸爸喘着粗气：“别怀疑我，我的头脑比谁都清醒。还记得前不久的一则消息吗？说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掉进了河边的排污口，最后竟奇迹般地从城市中心的一个下水道出口活着爬了出来。你扳着指头算一下，那孩子应该属蛇。我敢肯定是巨蛇救了他，如果不是蛇，那就真的就奇怪了。从那以后，河水就高涨不下，洪水警报已经拉过三次了。而现在，你也看见了，根本就没有什雨水，青水湖也没有涨水。是蛇，它们为什么会反常地游到河里来，而且不肯离开？理由只有一个，它们在寻找失去的伙伴，或者亲人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爸爸突然竖起食指，让儿子小声点：“对，有一条蛇已经进入了我们城市内部，它出不去了，我们得帮它。”

